



SHIJIE SHIYE

ZOUCHU GUOMEN DE ZHONGGUO XINYIMIN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二十九

赵红英

张春旺 主编

# 世界视野：

## 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

中国华侨出版社

D634.3

Z4



SHIJIE SHIYE

ZOUCHU GUOMEN DE ZHONGGUO XINYIMIN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二十九

# 世界視野： 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

赵红英 张春旺 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世界视野: 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 / 赵红英, 张春旺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13-4267-6

I. ①世… II. ①赵… ②张… III. ①移民问题—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280797号

---

● 世界视野: 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

---

主 编 / 赵红英 张春旺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郭岭松

装帧设计 / 中文天地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33千字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267-6

定 价 / 48.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 010 )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 010 ) 64443051 传真: ( 010 )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世界 · 中国 · 新移民

- 王赓武著 程希译 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3
- 丘立本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对外移民 /18
- 廖建裕 全球化中的中华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 /36
- 张秀明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  
——也谈新移民问题 /69
- 庄国土 对近二十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 /80
- 赵红英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 /91
- 陈文寿 论现代华人移民 /111
- 程 希 中国大陆新老华人移民浅析 /130

## 新理论 · 新现象

- 王春光 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  
——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155

- 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175
- 王 维 钱 江  
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  
——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 /198
- 刘 宏 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  
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 /223
- 刘 莹 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  
——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 /242
- 汪 鲸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国际移民研究  
——以安徽内陆新侨乡为例 /261
- 王春光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  
——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 /274
- 陈日升 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  
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子女群体 /298
- 周兆呈 新空间 新网络 新角色  
——博客对海外新移民与中国互动的影响 /313
- 丁月牙 回流移民再融入的生活史研究  
——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例 /327

## 侨乡 · 新移民

- 黄 静 二战后中国大陆客家人海外移民剖析  
——梅州地区人口国际迁移情况的调查 /349
- 叶文振 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因分析 /358
- 施雪琴 改革开放以来福清侨乡的新移民  
——兼谈非法移民问题 /375

- 张秀明 青田人出国的历史与现状初探 /386
- 张国雄 广东五邑侨乡的海外移民运动 /409
- 李一平 潘舰萍 1978年以来晋江海外移民与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421
- 张国雄 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因婚移民的地理特征  
——广东新移民研究之一 /437
- 吴 潮 周望森 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论 /445
- 李明欢 江宏真 俞云平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 /456
- 庄国土 近二十年福建长乐人移民美国的动机和条件  
——以长乐实地调查为主的分析 /471

# 世界 · 中国 · 新移民

SHIJIE ZHONGGUO XINYIMIN



# 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

王赓武 著 程希 译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简称 ISSCO）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正式的研讨会。在每一次研讨会上，虽然研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关于华侨华人移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意义多有论及。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上，主要探讨了有关移民定居的问题，主题为“落地生根”；在香港举行的第二次研讨会上，主要回顾了过去 50 年的移民史；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研讨会上，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会议主要关注的内容。今天，我想在这里谈一谈“新移民”现象，也就是又有为数不少的大陆中国人移居国外的现象，中国官方的侨务机构以前把这些移居国外的人统称为“华侨”或“华侨华人”。“新移民”这一新称谓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新移民”的主要前往地——欧洲和北美对此尤为关注。这一新的称谓是意味着对华侨华人的一种新的认识呢，还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动向？抑或它不过是老称谓“华侨”一词的委婉用语？若果真如此，那么可以说它是得到了老称谓的精髓要义，也就



是说不用“华侨华人”这一笼统含混的称谓来称呼这些新的移民，并不意味着新称谓的内涵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一称谓可以避免那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受归侨、侨眷待遇的人数的增加，它也能让那些已定居海外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华侨的中国人，以及那些已定居海外但并非“新移民”的人感到满意。从长远来看，把“新移民”与“老移民”区别开来意味着什么？具体一点儿来说，这一称谓会对华人群体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使他们原本作为华侨华人所享有的优待受到影响吗？同样，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所享受的待遇会不会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我注意到有几篇提交此次研讨会的论文对业已出现的有关新移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察。我在此只是想谈一谈我个人对开展新移民研究的看法。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新的”中国移民的出现，以及“新移民”这一新称谓的出现，最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政府部门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其所指和所称均是其本国近年来移居国外的公民。“新移民”这一称谓不仅并未取代“华侨华人”，而且更像是华侨华人这一庞大群体中的一个子群体。如果这一称谓用于指近年来从香港、澳门、台湾迁移至他国的人，乃至用于指在过去 30 年中从东南亚再移民至各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或者这一称谓为这些人自己所接受，那会是很有意思的事。随着这一称谓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也提醒我们留意目前在海外定居生活的华侨华人对大陆的有关政策措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可以由此而预见未来几十年中华侨华人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即使这一称谓并不会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一种泛指，而仅仅只是用于指那些近年来从中国大陆迁移出来的移民，那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意味着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到来，即那些在中国本土以外出生的华侨华人的后裔将最终因其不同的出生国而形成不同的认同，特别是对于那些并非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的后裔来说，尤其如此。这些



变化是新的变化，且随时都有可能再出现新的变化。一切都尚在未定之中。但这也许是我们考虑如何研究各种“新移民”群体的好时机——姑且不论是否该把他们称为“新移民”。我个人认为应当重新考察下列关键问题：（一）近年来华侨华人移民的来源地；（二）“新移民”们所希望移居的国家；（三）关注某些重又出现的老问题；（四）用一种新的思路重新认识同化的问题。

### 一、近年来华侨华人移民的来源地

中国大陆是前往欧美国家的“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这些人在所有华侨华人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他们与那些早年离开中国的人有相似之处。他们与那些同样来自中国大陆，但先去了台湾和香港后才成为华侨的人也有相似之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后者（从台湾和香港移居国外的人）只能前往极少数的几个国家。最初他们多半只能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被接纳，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留学的途径到了美国。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三个主要的英语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改变了它们的移民政策，但这一部分人的人数始终不多。1978年以后才有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成为这一移民队伍中的一支。开始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滞留美国和澳大利亚，后来也有人因与早年移民海外的人有亲属关系而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到了国外。再后来，随着不顾一切的非法移民的出现，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出乎人们意料地迅速增长。

这些“新移民”中的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前往美国的人，会遇到三个难题。第一个，是他们与效忠国民党的，或者推而广之地说，是与效忠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老华侨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一老华侨群体中的许多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强烈的敌意。第二个，他



们的愿望并非仅仅是能移居当地，他们还希望能迅速地融入当地，特别是在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鼓励移民入籍的国家，就更是如此。第三个，许多人无法摆脱他们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传承中国人的价值观。

同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这些国家、与这些派系林立的华侨华人打交道的官员们也有着他们自己的难处。当不同的华侨华人群体因不同的政治效忠而出现对立时，他们如何对所有的华侨华人“一视同仁”呢？这些官员被要求努力做好海外“新移民”中精英分子的工作——如果不能使这些“新移民”在政治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一致，那么至少也要使他们成为一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态度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再重蹈在对待老华侨的政策中所犯错误的覆辙。因而，帮助“新移民”与他们在大陆的家庭和家乡建立一种新型的联络和交流方式就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想仅靠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发布的大量政策文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新移民”自身在当地的实际遭遇，需要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作何感想，又是如何应对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都经历了些什么，因为新的政策具有与此相关的特殊意义；也可以说，不管新的政策是否具有与此相关的特殊意义，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了解的。

至于台湾，则只有“新近（移居海外）的移民”，或者“最近（移居海外）的移民”这样的说法。台湾最早的“新”移民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他们最初主要是为了到美国去留学。那些没有返回台湾的人在“台湾政府”看来是旅居在外的中国人，甚至那些已获得美国国籍的人也被按此看待，老称谓“华侨”一词用在他们身上似乎是合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老移民”，特别是那些反对国民党的人，回到了台湾。随着台湾“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现在希望通过像过



去那样移居海外的人少了，也就是说，人们对通过到外国留学、然后再定居于外国的做法已不太有兴趣了。通过这种方式出国的“新”移民现在比较少了，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相比。

要区别已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华侨还是很容易的。如果后者是被冠以“新移民”这一称谓的唯一群体，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如何研究他们与如何研究前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甚至我们是否能按惯例把他们都称为华侨都成了一个问题。更何况，“台侨”这一分类也能成为一种通行的称谓吗？如果“台侨”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被认可的称谓，又会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也许有一些人正在为统一二者的称谓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如果能找到变通的办法，那么这是一个值得予以密切关注的过程。

香港又是一种不同的情况。虽然并非绝对没有外人居住，但被在海外的当地族群称为“小香港”而将之与传统唐人街区别开来的这一类称谓，未尝不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的征兆之一。在加拿大几个城市中出现的具有鲜明特征的香港人聚居区使得香港移民更像“老”移民而非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中人数正日渐增长的香港移民聚居区也是如此；此外，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还有几个这样的香港人聚居点。到目前为止，“新移民”的称谓似乎尚不适用于他们。这或许无关紧要。随着香港回归中国，那些认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最终可能不再会介意被中国政府称为“新移民”，或者不管怎么样，只要他们仍然能作为一个他们能称自己为香港人的有别于其他人的亚群体存在就行了。而且，只要他们有这种意识，他们就会力图把自己与其他华侨华人移民群体区别开来，特别是在北美地区，这种情形很明显。

我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种移民的来源，那就是寻求更安全的栖身



地或者另觅他国谋求更好发展的“再移民”。我主要指的是那些决定离开他们在东南亚的家乡、前往西方，特别是前往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的后裔。这些再移民的来源地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及越战以后有成千上万难民出逃的三个印支国家。但是，在“再移民”的来源地中还有另外几种类型的国家，如毛里求斯、斐济和巴布新几内亚、加勒比海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再移民”无疑是移民，但显然不是“新移民”。我在此提及他们，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大量的华侨华人“再移民”，其祖国并非中国。当他们称自己为华侨华人或华侨华人的后裔时，即使他们并不谈及自己在东南亚或在其他某一前殖民地的原籍地，以及他们新定居的国家，我们也会很容易觉察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新移民”这一新称谓的出现不会影响这些“再移民”与他们新定居国家的华侨华人群之间的关系。相反，这一新称谓倒可能成为他们与那些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之间的分界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出现使得华侨华人的多样性，如果不说是多层次化的话，更为明显，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华侨华人移民经历中丰富的内容。

## 二、接收移民的国家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移民接收国。对“新移民”来说，他们希望移居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而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些国家恰恰是最排斥华侨华人移民的国家。那个时候，这些国家只接收为数极少的华侨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只能进入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接收的华侨华人移民是最多的。前者主要接收的是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后者



一开始主要接收的是来自香港的移民，后来也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华侨华人移民已在这两个国家被公认为是以其专业技能做出了贡献的有价值的“新”公民。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两个国家对移民也是严格甄别挑选的。华侨华人移民只是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两个国家的“新”的移民大潮中的一部分。

随着移民接收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新的、更人道的移民法已经付诸实施。同时，这些移民法也对移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华侨华人移民已和其他移民一样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现在任何像以前那种诸如“华侨华人例外论”之类的带有种族歧视的移民法都已难以立足，这实际对中国人的移民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如今的法律制度更为透明，对于排斥华侨华人的举措可以诉诸法律。这些都从总体上促使这些移民接收国对接受“新”移民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也有不容乐观之处，特别是在美国，目前“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之间的争论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仍然会给定居于当地的移民带来麻烦，“新”的美籍华人也同样难以置身事外。下面我还会再次谈及这一问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虽然在这两个国家“多元文化论”是官方坚持奉行的政策，种族冲突和民权斗争问题不像美国那样突出。但与北美不同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的后裔表现出更强的多样性，由于巨大的信仰差异，他们不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而是积极主动、立场鲜明地分列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之中。

至于欧洲，华侨华人的数量始终很少。因而，在过去 20 年中进入欧洲国家的大陆移民人数之多很容易就能显现出来。从陆路经俄罗斯和东欧到达西欧的华侨华人移民是尤为突出的、真正的“新移民”现象。与“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国家不同，欧洲各国政府难以适应大量移民的进入。同时，欧洲人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西



欧无边境国家共同体（欧盟）的不断扩大以及东欧和中欧国家边境之防范不严、漏洞百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问题使得移民接收国的政策和态度经常是矛盾和含糊不清的。

十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面控制式的统治的终结，导致东欧和中欧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中国非法移民的便利通道。这一戏剧性的、前所未有的各种移民均经此通道进入西欧的情形引起了有关各方的警惕和惊恐，这在从欧洲开始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已有明显的反映。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这一新研究在欧洲的开展使得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研究有了进行比较的可能，但是，在我们对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新的华侨华人族群有更多的了解以前，我认为把这些“新移民”作为迄今为止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所导致的“例外”来对待，或许是明智的。很显然，以前有关其他地方华侨华人移民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新的现象提供不了太多的帮助。在欧洲出现的华侨华人移民模式似乎是独特的，当然，其中一些显而易见的新的要素很有可能也会出现在今后其他地方相关的华侨华人研究之中。

亚洲国家的情况我只想简要地谈一谈。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相当少。少量经过严格挑选的人进入了新加坡，其他一些人设法进入了菲律宾、缅甸和泰国。与早期的华侨华人人数相比，这些新的华侨华人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把他们作为“新移民”现象来描述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样，虽然中国人还移居到了亚洲的其他地方，例如，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及中亚的穆斯林国家，但人数也很有限，对于研究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唯一的例外是身为发达国家、因劳动力短缺而从中国大陆吸收“新移民”的日本。但是，在日本的“新移民”既无法与在北美和澳大利亚那些移民国家的“新移民”同日而语，也无法与在欧洲的“新移民”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与中国和朝鲜有着共同传统，又与东南亚有着历史瓜葛的东亚



国家，日本始终纠缠于各种问题之中。它已经长时间关闭了接纳移民的大门。它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接纳的劳动力移民，只是很小的规模；而且，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它只是一个与税收有关的问题。要了解中国“新移民”在日本的地位，恐怕得把它与在日本的朝鲜族族群以及和华侨华人在其他地方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

### 三、重又出现的老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几个重又出现的老问题。什么是“新移民”现在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呢？我选了五个老生常谈但又是永恒的问题想在此简要地谈一谈，然后我将通过对同化问题的若干影响的阐述来结束我的发言。

第一，是对移民进行甄别和控制的问题。移民需要办理的手续变得越来越繁琐但也越来越透明。移民接收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对移民进行分类甄别。对于能获得批准的（符合分类条件的）移民来说，这无疑有着人道主义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这一进步的另外一种意图也正日渐显现，那就是将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拒之门外。这一现象本身没什么新鲜的。计分制方式方法的不断花样翻新和升级换代使得华侨华人的数量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但是这些障碍的设置并不能阻止非法移民们酿成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一再给华侨华人族群抹黑。全球化使得这种冲突越来越暴露出来。我不知道学术研究是否能在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只是任由媒体来评说未尝不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二，是移民的家庭团聚的问题。新的移民，像过去一样，既有举家迁移的，也有只身一人漂洋过海的，但后者的数量是否也像过去一样，从总体上来说多于前者，尚不得而知。许多新的移民都是举家

